



檢査者李元禎
覆査者譚新嘉

冊 共存肆冊

書名 容齋四筆 (第肆肆)

刊寫時代 宋刊元修大字

裝式 線裝 銀紙

卷數 第壹至第伍

葉數 叁拾伍葉 (外滿空白壹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六拾壹字

高廣 高陸寸二分 廣六寸五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上口標字數下口標列五名氏第壹至第伍下標容齋四筆卷第壹至第伍葉尾下標字數間有大德己正重刊等字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

及狀況

覆査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叁 月貳拾叁日



韓退之張籍書

韓退之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其言若僕之目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日然後爲
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言所以爲戲
耳其後論不能下氣或以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
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
五六十年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議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駁雜之譏
前書謂之昔者夫子猶有所處焉善於道哉大略籍所



論四事之著書議駁雜諫商論好勝及博塞也今得
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
公而熾蓋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
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可示也况為博
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
好弃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
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
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議定不遠於禮未

博塞之戲雜無實之說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
時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稽之二書甚勁而直但
稱韓公為以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去執事參於戎府
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為滑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
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蓋稽不以
稽事之六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事皆可三致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古長誠可信古不識韓詩
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賦曰少陵無合論

死才薄將志石鼓詞靈雲夫曰高揖群公謝之舉遂
追甫白感三誠薦工曰勢與得李杜萬類困凌暴豈
東野司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
曰近憐空杜無檢東爛漫長豔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
六用之

此曰足可惜

韓退之此曰足可惜一首增次籍凡百四十四句雜用東
文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結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
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凡屬全傲韓體所謂乃出二
詩又合囉吐語一者其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二句故其語曰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
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
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
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觀壯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
南子毛牆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竝珥衣阿錫粉白黛
黑笑目流眦韓公以黑為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
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墜
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
白一斛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德近來海內爲長句汝
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金鏗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
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
照顏色三夜頻語君情親見君思秋來相顧尚飄蓬未
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
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又佯狂其可哀凡十四五篇至

於太白與子美詩皆不見
或謂此有誤也杜詩
亦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不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
首出爲華州司功逆遷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
飯穎山頭之朝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
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好下客震於嚴威若使
事得其實果當置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草薺之地
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過洞開心顏終乎前展
再辱英明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如

以大怒即勝行而前再拜而去其妻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子超然無越者校威雄
雄下情群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
高力士脫鞵於殿上皆拘拘然一州佐者邪蓋時有
禹神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蟻蝼可勝歎
哉自此書自叙其平生之苦與中友人兵共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位處猛虎前臨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刀弟申洗
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獲輿推持無輟身手足與骨
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人與逸人東巖之隱於岷

山巢居於巖下不置城市以爲高下皆就掌取食
無營其計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
子爲我祝齊將戒不敬使吾國亡祝簡對曰今吾重節賦
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
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二公亦宜乎
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
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
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
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
之可謂善學者矣夫此說甚美而平為學者所稱故書以
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為曾
祖母故備為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

紀齊載之今

慈和太皇太后在

壽康太上時

已加尊稱若於

主上則為曾祖母當用唐故事

曾字向者嘗以言宰相而省吏以為典故所無天子遷
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漢王士敦
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伯叔祖慶元為高叔祖矣
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敦祖嗣委主伯士敦為從祖今主
稱皇伯祖而款但為皇叔祖乃是弟商禮寺亦以為國
朝以來無稱曾高者自後世無不家尊朝尊屬元不之有也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三篇

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積聖之邑無遺巧為五府之臺
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
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之臺許綰有操鐻入曰三能
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二因而半之當
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廣八千里臺
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度八千里之
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土之臺者臺且以備乃可
以作工默然無以應乃即起臺

實年官年

古之人教官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
官年之說也夫官年者以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
仕不得不豫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
任重濡故率增歲數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
兒曹庸等之妄妄言而以祖堯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之壽言曰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指紳
多不自安言曰年以決去就為東提刑亦信爾蓋春秋
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聖之教仕有言官年未及與之
外祠知房州章騮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

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接實為... 齊慶皇國之歸亦曰實年六十五... 實年官年之字形於朝書... 為欺也掌故之... 實年官年之字形於朝書... 為欺也掌故之...

雷公炮炙法

雷公炮炙法... 志於此其說云... 五花而自正脚... 體寒腹大全賴... 志於此其說云... 五花而自正脚... 體寒腹大全賴...

服執雄... 心煩宜投竹瀝... 壯強筋健骨酒... 口點陰膠產後... 延胡凡十八項... 落處立生玉花... 為雌須使五葉... 者取莖若根繫... 不夜起若患腹... 泛行者搗甜瓜... 子仁作末去油... 飲調服之立絕... 咳逆者

服執雄... 心煩宜投竹瀝... 壯強筋健骨酒... 口點陰膠產後... 延胡凡十八項... 落處立生玉花... 為雌須使五葉... 者取莖若根繫... 不夜起若患腹... 泛行者搗甜瓜... 子仁作末去油... 飲調服之立絕... 咳逆者

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癱風者側子附子傍作末
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癰塊者以硃砂
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
飲酒少者煎過少薑薑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從麥并鱉
魚作末以薑汁酒調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
拌細研神效於柳木甕中蒸七日了以密圓服類竟可
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甕中氣培點必許於口中即
知藏府所起直徹至任處知補足可醫也產後服酒
服甘皮立祛頭痛者以研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
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菴
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
本草云凡菴絲子燉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煨酒漬經一
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
更曬微乾搗之須更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
其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搥紙條數枚置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罌投水鉢
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白中微燥乃入搗臼悉應手糜
碎艾葉炙軟不可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

時可作細末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予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載於戰國策文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烏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也人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一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群臣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以

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士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不以此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知長者之計乃命為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不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之雄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亦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彊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亡而燕亂弱為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燕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
彊燕猶不能支秦陽君曰燕弱國之東未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為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請臣為燕軍所得趙所殺秦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

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插山以二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廵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為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為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彊國也又曰天下之戰
國亡而燕虜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
彊燕猶不能支秦陽君曰燕弱國之東不如齊西不如
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十萬攻之爲趙所敗
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
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勝食卒謂其將曰一趙
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號稱趙者多矣未嘗有

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制之威又兼
領河東棄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
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
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
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
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
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
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兩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
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靈官部循案故例迨
視天府為節下之諸道轉運司徒巡內州縣各詣名山
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言連
雨暴漲守守贛方多備去襄雍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
日乃退而堂符令禱雨者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
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
頭霽者本郡以淫潦為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
始為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搭憑哉俚語笑林
一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
欲雨許賽以魚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吹豬頭雨落吹

頭有何不可止謂此耳坡詩去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
順風來者怨者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
未易為習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隨筆卷之五十四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上疏言國朝景德銀兩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積

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去歲在乾
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
各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
一百七十二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
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二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三萬
三千五百十五員元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
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
比紹熙增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
八百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餘員比紹熙增七千
而今年科舉
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萬員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重慶與慶元而宗
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
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
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藥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
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莫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
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
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畫
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病復見之於南

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時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
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
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
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卷
卷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
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謂
之傳衣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它

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師當時
以為榮凝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
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
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
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為南
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
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
謝杜公書正叙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少師致仕進
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閱
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太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
山神將虎來到吉前乃在吉前吐白帝出收取虎兩
目塞其口部乃吐麻兒上自地冠一山林之上於是
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閉氣人始能蓋目作一虎步皆以
右足在前而止也
帝之太
若卒逢之者因
上下三度於
子謂人卒逢虎
魂魄驚怖鼠伏之
不暇豈能難容步趨

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才實以不足為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
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
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
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
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
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氏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
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
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茲回

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創持黔首遂難裁秦
王不知此更禁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埋埃法尚
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
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
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
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為
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大豫璵遣

女璵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晉盛服中人請領所
至平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
十自隨尤檢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奉簡請事
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
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
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
表一篇云乾元己亥發黃州左公今既來誰
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
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
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極在州三遷時

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謂也
即為政且民見於歌頌也謂符書於循吏中而
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也謂直乾元二年璵以
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二月罷本紀及
宰相表向新史本傳以為謂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
罷失之矣乃成舊史之誤也

李鄠傳

唐代宗即位鄠汾陽人也謂臨懼禍之及表上自靈
武河北至于鄆州兩河節度使皆曰謂子餘表家傳載其
來語其多贊之又謂鄠為節度使謂備公故物記云三

原今座中有家曰李水謂藏文帝賜書二十
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其兵事節度使皆付公吾宋從中
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
姬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謂常泣
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六靖五代孫彦芳
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奏帝以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最盛
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勅羣臣本還賜彦芳即一事
之唐世之所以著禮名將相者綢繆孰復至此漢書以
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
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
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
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
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
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成潼關矣而上以東軍三
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受賞紹興七年
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而余辭起復
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

巴而正除宣撫使掌其軍出在江北而兵柄一夫不容
再得亟兼赴至鄂有旨復故任而乃淵道為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而隆
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督帥遣李顯忠郭宏淵攻符
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江寧敏以參知政事督
視荆襄東西不相為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博學多聞曰看仙鳥仙花
吾友于友于皆拱接再接再囑乃僅僕誠自創為兩惜
居諸誰謂貽厥無基世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顯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中三載上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綸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綸三百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如事之乎宜其甘心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

節氣五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古它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泐詩云一百五日是風雨二十六峯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為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二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二百六唐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
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
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
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空山似秋月碧潭清皎
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
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
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礬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人書一節曰靜息帖云

礬石深不可測其毒也... 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去深可疑也劉表在
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
其人在此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
礬石滿空又今洛水久自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
礬石今取此石置於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郊以助暖
氣其烈如此固不可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
人食礬石死... 而不飢子仲元文安公鎮金陵因
秋暑... 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
進遂如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

不止竟至精液皆竭始於指歸偶見其語使人造一因
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儼容字句作汪莊故當詩八十句唯
蕭敏中讀之曰押韻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或州一重
內韻其詞曰維人生村出雲傾竦快王將相曾其有種
公家江東出繼州龍批谿之決是猶是神賦一厥詩執
此圭珙公羈木奮逸駕思賦流韻有秋前地州孔徑策
名第稍僻淋淋橫經湖流一微如捧蓬萊方丈佩節有
珠應龍天飛會附雲消一古在在處處是也惟片言

借箸象湧正冠霜臺過者下悚顏顏殿祀聲氣不動顯
仁東漢史中呼洵昌言一不恩決千家薰蕕孔熾邊戒
毛辭煥燭萬世正制事一雖公去當今沸渭混瀆天威震
耀誰不憚誦遠處中一四柄是董出關啓茹籌檄倥傯
業業荆楚求博一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登唐蔡陳馳
捷系種煉理歸賦民持不恐聖書賜朝百揆參摠亞勛
贊無國勢尊尊督軍戰西寄責重重規許洛事接秦
隴符離周功奇畫膠奉鈞樞建使宰席亢龍遠臨西州
夾道歡擁街末也病癘且應曾不愁遣使我心惜湘
湖高立草木蔚蔚維水容喬維山龍焚矣其聲詩詞貴

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母登若韓孟籍微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蟻蝻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口雄奇
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淡非瓊瑤漢江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空重病添兒女
戀老喪丈夫身心知未死詩思猶孤從愁云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新多新首擁抱無苦壘念難負動追悔
易勿輕踵吟巴山學愚說楚波堆龍馬醉虎豹怒丹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然雜百種瘴衣常腥膩醫語多
疎冗剥首昂斑林角飯餽沉濠忽爾衙遠命歸與舞新
寵鬼窟脫幽妖天竺觀清掛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

詩書論補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肌腫夏
陰偶高庇宵塊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
燭浮螢幽響泄潛蒼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虺我家本
瀝穀有地介皇輦休跡憶沉冥我冠斬關解升朝高轡
逸振物群聽棟徒言濯幽泌誰與雜荒茸朝絀鬱青綠
馬飾耀珥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却隴君才誠倜儻時
論方河洛格言多彪蔚縣解無格奉張生得淵源寒色
披山冢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跋鼈詎
能躡塊然隨空山石飄爾胃巢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角君胡眠安然朝敷聲洶滿其間或有類句然泉手立

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

土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壇壇其二祝其卿壇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子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木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爲人兩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兩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象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具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爭小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而南會然人財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其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育之物多其民家富而居美裝以白金者不在而人之列又常寬平無事之際而人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又為父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學其美如此子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美孝了非昔時而高慶巨棟連所且陋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

亦不盡如其記所云故今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之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一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為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為鴈鵝頗異而畜之者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羊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龍中對金月下黃土也以其

有神故呼為伏龍所并以透隱為名爾雷公云凡使勿
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
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見八殺子嘗見臨安醫官陳興
大夫言當以砌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
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此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袖形見注引雜五行書
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與之說亦有所本云
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
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夫勇怯無常也... 知勇則戰怯則避戰而
勝者戰也... 忽往來而莫知其... 是其所由然此曰以春
秋決勝... 虛則

趙漢書卷之六

東漢書明誠... 相... 也著金... 錄二十篇
上自三代下... 五... 鍾... 樂... 碑
大高顯人... 事蹟... 刻... 皆... 為... 取
張... 凡... 卷... 事... 妻... 居... 生... 與... 同志... 趙

後後恐悼舊物不存以爲後世遺蹟
今龍舒程學列其書而此
順伯因爲據述
作吏部侍郎
衣取
嚙後
見書
萬
建守
爲
紙

北精緻字請不整冠於
堆積書史言其事在其書
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
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
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
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
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
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
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官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爲本李杜韓柳集世說臨鐵論石刻數十冊軸帛帶一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斷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岷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擲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具說運使賈備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裝束已換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古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三十二矣曰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則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以權勢或持於親戚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君賢者臨之則不無下以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何武陸貞外書云執事與司貢二者相知識彼之所宜於執事者至而無間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忠言卓群王撫作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

紀把張公 作 也 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綱皆出群之

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中者其司廣求焉則以是為可也往者陸相台司貢士愈明事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為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撫言去正元十八年推德興主文陸修貢外通榜者文公薦十八人於修權公凡二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三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興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二二人劉遲汾侯雲長卓群沈在李綱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
所薦者其七元祐元年崔郊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
後餘張弘言與撫言合陸修在正元開時名最著韓公
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
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曰造為先
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
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歛州序曰君
出刺歛州朝廷者皆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則俟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刺歛以十
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

負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為四
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為犯分故公作權公碑
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
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文言一不以綴意又去前後考
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躡為宰相達官其餘布處
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修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
門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
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
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
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

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

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覽論人篇引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曰逸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又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

妾也又以維其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之臣為
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蹇蹇懷濟予不我思豈無他士為
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竊疑
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文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縣丞廳壁記初子思仲武功縣丞廳壁
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
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武夫之與美玉也蒲
田方崧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崖而為文
一旬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考其語脉乃破崖

文丞是句始知文丞者猶言文具備員而已語亦尚
以丞字為句則既是一廳記矣而文丞丞廳
高祖初學為文者亦以此篇為本不復容後人
出主姓得位矣此篇之始也音聲通自題名記
示于字號之口他之為文者以此記豈
宜犯不韙哉俾時已轉不復悔之近且有人為之者
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為丞慮其復有効尤者
故書以戒之

錢肅齋題元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年譜云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

稱帝改元... 其封洛... 伯收碑... 歲次辛未... 金安... 額文... 中月... 武... 武... 武...

王廟碑... 封... 年... 九... 墓... 三年... 唐... 十月... 寶... 所... 寶... 寶...

止二年而改實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生日觀
庵經幢初稱長興二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正月武肅
帝死方寤寤茲謂... 孫美重軍中國勿以易姓廢
事人之禮... 寶正大書... 通鑑... 自是歷
晉漢周方... 復接... 清泰... 開運會同
冊年... 德... 刻... 五... 四... 十... 種... 木... 管... 稱... 帝
也

李因莊撰

李... 詩云山... 如... 黃庭... 蓋用

海... 落... 東... 士... 壁... 可... 書... 平... 徐氏... 武... 宗... 時... 法... 書... 六... 十... 餘... 頭... 有

黃庭又徐海古跡記元宗時大士正書三卷以黃庭
為第一書不引道德經前知乃無傳誤也

宋余村

左傳宋公孫息於楚以祭林注祭林百殿二十
之樂名解神地神身以祭而後及晉范武子
見葛偃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
之林湯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
山之林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
林二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武王勝
非是時未見其

石而水仙石而水仙石而水仙石而水仙石而水仙石而水仙
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
名公子夫入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名公子夫入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
新祠頌泰宗祀又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新祠頌泰宗祀又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

然皆不經傳也蓋今六岳原遠海濱所謂靈
瑟兮今海濱無幾馮乃所出本有用
口馮或上心也仰也
道能相合也者其用

文
卷之五

